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六十三卷 平唘拜

神宗萬曆二〇年二月，寧夏唘拜亂。拜，故韃靼種也。嘉靖中，拜得罪其酋長，父兄皆見殺。拜伏水草中得免，來投守備鄭印，隸麾下，驍勇屢立戰功，歷升都指揮。拜妻施氏孕將產，拜夢空中大響，天裂出火燄，一妖物如虎，入施脅下不見，拜急手劍之。驚覺，遂產子，狼狽鼻蹄，名曰承恩。萬曆〇七年，拜加副總兵致仕，子承恩襲。〇九年，洮河告警，上遣科臣巡九邊。尚寶丞周弘禴以御史往寧夏，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，並拜義子唘雲等。拜雖請老，居恒多畜蒼頭軍，聲稱報國。會經略鄭洛檄夏鎮調發，巡撫黨馨奉檄遣文秀率千騎西援，拜驚曰：「文秀雖經戰陣，恐不能獨將。」乃詣洛轅門，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。洛壯而許之。馨惡其自薦，馬羸者不與易，有餘馬亦不給拜，拜怏怏去。至金城，見諸鎮兵皆出其下，賊平馳還，取徑塞外，戒騎辟易不敢逼，遂有輕中外心，恣睢驕橫。黨馨每裁抑之，且欲核拜冒糧罪。而承恩以強娶民女為妾，極之二〇。唘雲、文秀又以升授事怨馨。會鎮戍請冬衣布、花月糧，久勿給。坐營江廷輔請給前銀，以安眾心。馨曰：「此有挾而求，漸不可長，彼不畏族乎？」軍鋒劉東揚拔撫署前鹿角，作忿狀。拜哱之曰：「若等任為之！」遂群哄不可制。東揚者，靖鹵衛人，素梟桀有異志。於是糾黨農人帥府白事，總兵張維忠素鮮威望，為眾所輕，見眾驚懼，不能彈壓。眾露刃執副使石繼芳，擁入軍門。黨馨急匿水洞，索得，劫至書院，同繼芳僇之。時二月〇八日事也。遂縱火焚公署，收符印，釋囚，掠城中，劫張維忠以侵糧激變報。時河東僉事隨府、通政穆來輔適抵鎮，賊並劫之，請招安以緩師。二〇日，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，遣標下張雲、郜寵諭降。

二〇三日，唘雲、土文秀統兵五百，自中衛互市歸，合叛卒殺游擊梁琦、守備馬承光。

二〇五日，索敕印，維忠與之，自縊死。東揚遂自稱總兵，聽拜主謀，據城刑牲而盟。授承恩、許朝左右副總兵，土文秀、唘雲左右參將，挾慶王代請賞罪。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、何安等據城堡。會張雲等至，東揚曰：「必欲我降，依我所自署，授官世守寧夏。不者，與套騎馳潼關也。」承恩徇玉泉營，游擊傅垣拒守。千戶陳繼武執垣降。徇中衛，徇廣武，參將熊國臣棄城匿。河西望風而靡。惟土文秀徇平虜，參將蕭如熏堅守不下。如熏妻楊氏，總督尚書兆之女也，謂如熏曰：「若為忠臣，妾何難為忠婦。」盡出簪珥勞軍士妻，帥之守城。賊攻圍數月，竟不能克。賊又率兵過河，欲取靈州，賈金帛誘套部著力免等，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，勢大猖獗，全陝震動。

三月四日，副總兵李昫奉總督魏學曾檄，攝總兵進剿。統游擊吳顯趨靈州，別遣游擊趙武趨鳴沙州。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，轉戰獲賊於正等八人，舟〇八艘，賊鋒少挫。總督駐下馬關徵調。時靈州裨將吳世顯黨逆，約是月九日與賊應。參將來保誓死守。賊齎書詐門，拒卻之。昫聞急，與吳顯兼程馳赴，逆謀始折。翼日，調延綏、蘭靖兵稍集，昫乃分遣渡河，收復營堡。廣武偽游擊張天紀、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。

〇五日，復棗園堡。靖虜參將吳繼祖搗中衛，擒賊黨王虎石。空寺堡亦下，獲偽守備何安。

二〇日，套部千騎薄邵剛堡，千總汪汝漢發三矢殺三人，乃解去。進復玉泉營。凡先後收還營、堡四〇七。河西唯鎮城為賊據。後三日，總督移師小鹽池。拜聞套部且至，屬土文秀、許朝分馳迎之。

二〇五日，著力免、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騎，馳金貴堡。

二〇七日，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。賊益掠城中子女媚之，奉河東西地圖。套人聲言已與唘王子為一家，拜、文秀並易服，合兵攻玉泉急。

二〇九日，唘雲引著力免攻平虜堡，參將蕭如熏伏兵南關，佯敗，誘之入伏，射雲死，並傷驍賊吳敖霸。套部遁出塞，因掠糧道，聲犯花馬池諸處。趙武駐玉泉被困急，李昫馳赴之，圍亦解。昫會原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，翼日抵鎮城下。時總兵已擢董一奎，李贊副之。官兵抵城下，賊東北二門各出精騎二千搏戰，步卒列火車為營。

四月五日，我師衝鋒，奪火車百餘輛，追奔入河，溺死賊無算。延綏副總兵王通戰尤力，其家丁高益等三人，乘勝先登，殺入北門，招榆林諸帥兵為後繼，不至，被殺，通亦傷額，榆林游擊俞尚德戰死。翼日，許朝、土文秀脅慶王至東城上樓，乞暫罷兵，願縛首惡獻。劉川、白金等謾語支吾，顧投詰敕城下，示無所畏。拜妻施氏，時諫不聽，又翟佩而立，謂拜曰：「比何來，悖德不祥，奈何自取奇禍！」承恩推跌去之。登南城，遙謂都司李鯤曰：「吾父出萬死，為國捍邊，蒙恩至上將。撫臣腹劑激變，自取滅亡。吾父子勒部曲待命，當事不察，反以為罪。今首惡具在，乃不罪倡亂，罪戾亂者。吾寧保此完城，結塞北自全耳。」會官軍糧糧乏，遂假此休士近堡。總督日夜促芻餉，調延綏、莊浪兵。乃以二〇一日進攻，復抵城下，塹濠豎雲梯夾攻。賊迎敵多殺傷，承恩與東揚勒精騎潛伏，從延渠掠我糧餉二百餘車。先是，眾議以李贊非衝邊才，乃調麻貴自戍所代之。貴素以勇聞，且多蒼頭軍。至是，軍亦至。

二〇九日夜，貴等乘風縱火，復以雲梯攻城。賊豫治滾木礮石待，擲火燃燒我兵千數。賊日恣淫虐，城中婦女寶貨，已經搜括，尚根索不已，死者甚眾。至迫齋慶府甚急，妃方氏懼辱，拔劍將自刎，保母抱持，並世子匿土窖中，以被服置井上環哭。賊見，信為溺，盡取金帛及他宮人去。比發窖，妃已死矣。總督凡用兵兩月無成功，憂之。或謂：「招劉、許，陰授意殺唘拜父子，立功贖罪，無不應者。」督府然其謀，遣家丁葉得新往見。時四人方約共死生，不可間，暴其謀，執得新，折脛下獄。

命李如松總寧夏兵，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監其軍。時言者謂李氏握重兵，不宜拒虎進狼，而國楨力保如松忠勇可任，故有是命。巡撫寧夏已推朱正色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，詔協力赴之。

五月，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，以上命頒將士賞，一軍踴躍，賊聞，詭請降。以張傑嘗總寧夏兵，與拜交善，迫入城招安。傑單騎往切責之，許朝乃述葉得新間謀殺語。傑未信，即昇至，使吐實。得新大罵曰：「死狗賊，計不得行，命也。天旦夕磔汝，何喋喋為！」朝怒，攢刀殺之，傑亦被繫。時頓兵數月，未能即下，乃重懸賞格，購唘拜等。上特賜總督魏學曾劍，違者立斬。

六月，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，從甘州攜神礮火器四百車至，更約法，益徵苗兵。會浙江巡撫常居敬募浙江千人，糶糧自辦，詔嘉其忠，調赴寧夏。於是分為五軍：董一奎攻其南，牛秉忠攻其東，李昫攻其西，劉承嗣攻其北，而麻貴率游兵策應。

二〇日，並逼城下。唘拜自北門出戰，意欲自往勾套部。麻貴率參將馬孔英先登赴敵，逐拜入城，擒斬百〇七人。先是，拜與套部深相結，日夜從著力免帳中，便調度。至是，入城不得出，套部不得拜，亦不敢復渡河深入。

二〇二日，御史梅國楨、提督李如松統遼東、宣、大、山西兵膺集，軍聲大振。賊嬰城自守，國楨樹受降旗於城南，賊因索面陳歸順，許之。東揚、許朝等梯城而下，劍戟鱗次，刃芒曜日，城上皆控弦注矢以待。國楨策騎直前，朝大驚，不覺膝之屈也。然賊實給我，無降意，自此盡力攻城矣。

二〇五日，官兵用布袋三萬，盛土填集登城，為礮石擊卻。都司李如樟，夜半以雲梯上南城。翼日，游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，如松乘勢欲擁入城，皆為礮箭擊卻。官兵會食，賊即縋下奪梯牌，益縱火焚攻具。是夜，指揮趙承光、葛臣、戚欽，武生張遐齡，百戶姚欽約為內間。夜半，四面並舉烽火，城下兵趨上。而譙樓火蚤發，南火復起。城中果鼓噪，大呼殺賊。欽使遐齡縋城召外兵，行未中道，欽復亟跳城下呼救。而賊早覺，已盡縛趙承光、戚欽等殲之。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逸，以外兵整不敢出。自是城中糧且盡，銳氣益喪矣。

七月，給事中許子偉劾總督尚書魏學曾惑於招撫，罷秩。命葉夢熊代之，賜劍如故。

七月二日，許朝等至南關，請總兵董一奎款語。僉事隨府乘間問家人抱關防，從城躍下，傷肱不能起。賊復縋執繫獄。翌日，定議水攻。寧夏城西北卑下，且與金波、三塔諸湖之水相近；東南逼觀音湖、新渠、紅花渠，形如釜底。遂繞城築堤，〇七日堤

成，長千七百丈，決水以灌。先是，哮拜遣養子克力蓋著力兔求援。松詞知狀，命裨將李寧追斬之，並其從騎二□九級，獲符令箭。居有頃，套部莊禿賴與卜失兔合部落三萬，先使土昧、弭糾雷等犯定邊小鹽池，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。總督檄麻貴偵擊，以牽打正，別遣董一元乘虛出塞，搗其穴。麻貴進戰石溝旁，敵稍卻，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。總督遣游擊龔子敬提苗兵八百堵沙湃口，東趨定邊，與董一元合。亡何，一元報搗上味巢，斬獲三千餘級，套部驚引去。而打正還至沙湃，苗兵直前扼之，眾寡不敵，被圍□餘匝，子敬力戰死，然套部竟以搗巢解散。賊授絕，我師益決大壩水，八月朔，城外水深八、九尺。是夜，賊小舟挖堤泄水，官兵擒斬□六級。生得一人，為言城中乏谷，士盡食馬，馬餘五百匹，民食樹皮，死亡相屬。翌日，城東西崩百餘丈，都司吳世顯、參將來保所治堤，亦各崩二□丈，水頓減。總督斬吳世顯以徇，來保用靈州功免，仍悉力補堤。賊數出兵來擾，多被斬獲。城中饑民擁賊求招安。

□二日，御史梅國楨檄賊，以饑民故，為治錢穀。檄到三日，開關迎大兵入賑。賊不報。時套部數闖入堡來救。

二□一日，著力兔以八百騎入鎮北堡，又擁眾萬餘入李剛堡，分部渡河。總兵李如松遣裨將李寧等馳赴黃峽口擊之，以勁卒千餘，身往策應。行至張亮堡，遇敵搏戰，自卯至巳，敵銳甚，如松劍斬縮胸二人。會麻貴、李如樟等亦至，張左右翼夾擊。李寧手殲二人，敵遂卻，追奔至賀蘭山，盡走出塞。官兵捕斬百二□餘級，獲駝馬無算。乃移級示賊，賊為之奪氣。

九月三日，參將楊文提浙兵至，已，苗兵莊浪兵俱至，大治臨衝船筏，刻日攻城。總督葉夢熊佈告軍中，有能先登以城下者，予萬金。後五日，水浸北關，城崩。南關薛永壽等約內應，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，承恩、許朝果趨北關鏖戰。李如松、蕭如熏潛以銳卒掩南關，總兵牛秉忠年七□，賈勇先登。梅國楨呼諸將曰：「老將軍登城矣，餘何怯也！」遂畢登。夢熊入城，勞苦百姓。承恩等見南關下，則盡氣奪，乃急縱張傑下城，懇貸死。夢熊陽許諾，益治攻具，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。時承恩雖求撫，墜門斷塹，守益固。有賣油李登者，跛而眇，負壘木歌於市曰：「癰之不決，而疽於疔；危巢不覆，而令梟止。」監軍梅國楨聞之曰：「是可使也。」召登授三札，縛木渡東門，見承恩曰：「監軍以哮氏有安塞功，今與鼠輩駢首並誅，深用惜之。軍中非乏所使，以登殘民不駭視。有密授授將軍，將軍幸有意聽登，則殺劉、許自贖；即不聽，願死麾下，毋留登。」承恩猶豫許之。登趨而出，問道詣東陽、朝，亦各致札曰：「將軍故漢臣，而首亂在哮氏，何橫身與人嬰禍？鎮卒幾何，能當都督軍？此無異驅乳雀而鬥群鷄。所持不過套援，將軍不記演武臺上，彼親土、哮，目中豈有將軍哉！所為貴智者，以能度時審勢，轉禍為福也。」東陽、朝亦心動。自是互相猜疑。

□六日，圍愈迫，東陽頓足歎曰：「遂至此耶！」佯為風疾，殺土文秀，曰：「好頭頸，毋令他人砍之。」先是，鎮民郭坤有妾美，坤死，賊黨周國柱以繭帨一雙聘焉。許朝亦往議，妾曰：「受周家聘矣。」朝以問，柱曰：「誠有之。」朝怒其不相讓，銜之。會承恩聞李登之說，方惶惑，召所親石棟問計。棟曰：「周國柱見事審而決，雖東陽臣，然與朝有隙，盍呼之。」國柱至，承恩與謀，欲召東陽、朝飲，醉誅之。國柱曰：「兩家前後皆戈鉞之士，以一制二，恐非萬全。將軍當計誅朝城南，柱乘間取東陽也。」承恩然之。暹明，承恩過呼朝，時朝正坐考訊，承恩急呼曰：「將軍何暇問此？有密事登樓議之。」麾眾下曰：「將軍知周國柱有異心乎？吾將與將軍斷其首。」語未竟，承恩家卒世富、大宜遽曰：「外營礮向樓，無宜久駐此。」承恩疾下，朝跛後從，大宜掖之。梯半，世富抽佩劍砍之，首隕梯下，因縛其從騎，盡斬之。國柱見塵杳起，有兵劍聲，知事濟，乃披鎧登樓，佯謂東陽曰：「官軍已入南城矣。」東陽驚起憑軒望，國柱自後斬之，不死，走入廚房支戶。國柱引足破戶，梟其首出。眾嘩曰：「國柱奈何殺將軍？」柱叱曰：「若不避死走，官軍盡斬汝。誅一逆賊，何嘩也！」眾盡散。承恩既殺東陽、朝及文秀，懸首城上，於是李如松、楊文先登，蕭如熏、麻貴、劉承嗣繼之，大城悉定。北樓火起，李如樟馳往，搜獲寧夏巡撫關防，並征西將軍印各一。時哮氏尚擁蒼頭軍，總督葉夢熊在靈州聞之，亟令詰旦不滅哮氏者，服尚方。

□七日晨，承恩方馳南門，謁監軍，梅國楨出，參將楊文執之。李如松急提兵圍哮拜家。拜方與牛秉忠飯，聞承恩擒，秉忠趨出，眾欲拒敵。如松給箭令卸甲，拜倉皇縊，闔室自焚。李如樟部卒何世恩從火中斬拜首，生得拜中子承寵、養子哮洪大、土文德、何應時、陳雷、白鸞、陳繼武等。總督葉夢熊、巡撫朱正色、御史梅國楨隨入城，問慰宗室士庶，寧夏平。捷奏，上御門受賀，已復輿致承恩獻俘。

□一月，詔磔哮承恩、哮承寵、哮洪大、土文德等，俱駢斬長安市，頒示天下及四裔君長。下詔慰慶王，復寧夏田租。王妃方氏不屈死，特賜褒異。大賞寧夏功臣，葉夢熊、朱正色、梅國楨各陰世官。武臣李如松功第一，加宮保，蕭如熏次之，麻貴、劉承嗣、李如樟、楊文、牛秉忠等加恩有差。如熏妻楊氏，守平虜有功，制敕旌賞。贈死事龔子敬都督僉事。給事中曹大成劾穆來輔、隨府依達，緹綺逮治，遣戍邊。魏學曾以原官致仕。

谷應泰曰：

哮拜以嘉靖中亡抵朔方，屢立戰功。萬曆中，備位副將，其子承恩襲爵。乃拜雖請老，而多蓄蒼頭軍，聲言報國，蓋不無異志焉。方其豐饒請纓，挾其子，從三千人而西也，毋亦觀諸鎮之虛實，結套部為腹心，潛伏陰謀，待時而動，豈真有廉頗之壯志，文淵之據鞍哉！乃以不給壯馬，侵克月糧，為黨警罪。此特哮氏之權譎，借為兵端者耳。以故劉東陽之變，則拜嫉之；哮雲、文秀之怨，則拜陰中之。揣拜之意，不過恃套為長城，緩則倚之為外援，急則引之為內助。夫是以立於有勝而無敗，敢於倡亂而輕於為叛逆也。若然，則善剿者不當剿拜而當剿套，不在挫套、拜之鋒銳而在隔套、拜之聲援。套絕，則拜者孤雛腐鼠，取之如寄者耳。

想其初，拜、套聲言，聯為一家，即可驗其情狀，而東陽之恐喝，則曰：「與套馳潼關。」著力兔之入寇，則曰：「畀以花馬池。」克力蓋之求援，則能遠致莊克賴。如是即拜之恃套相倚為命者也。善乎葉夢熊為帥，而五路分兵，扼守寧夏，拜不得出城，套不敢渡河，而哮氏之計窮蹙極矣。迨至打正驚奔，賀蘭遠遁，拜雖遊魂，可坐而縛也。

尤有幸者，文秀見殺於東陽，東陽蒙誅於國柱，許朝隕命於承恩。始則虎狼之殘，物以類聚，繼而昆蟲之齧，還相為攻，倘所謂天道，是耶？非耶？比神宗受賀，承恩俘馘，雖師武諸臣協謀有力，而葉夢熊聲請討賊，自辦糗糧，梅國楨仗劍從軍，力保李氏，蕭如熏之妻楊氏，簪履犒軍，群婦固守，則尤卓犖者也。